

目 录

抗战期间第五战区统一战线工作的片断

- 回忆 丁毅忱 (1)
- 抗战中的“抗敌青年军团” 宁 太 (13)
- 回忆一九四三年反“扫荡”中新四军对苏北
挺进军的支援 包 毅 (18)
- 记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长沙办事处
..... 朱子爽 (23)

一九四九年重庆陆军大学起义实况 杭鸿志 (27)

回忆参加酒泉起义的经过 彭月翔 (50)

近六十年来国政记 唐文治 遗稿 陆景周 整理 (60)

我所了解的唐文治先生 钱钟韩 (74)

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 钱仲联 (80)

记唐文治先生 黄汉文 (85)

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王桐荪 (140)

三十年代的无锡国专 张尊五 (156)

柳诒徵传略..... 柳定生(164)

从“江南图书馆”到“国学图书馆”..... 纪维周(181)

我的越剧艺术生涯..... 商芳臣口述 陈元麟 整理(186)

艺 苑

7

（一）柳诒徵先生（1887—1954）字翼谋，江苏吴江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教于该校及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等。

（二）柳诒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有《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他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柳诒徵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更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深受学生和同仁的尊敬。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四）柳诒徵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

（五）柳诒徵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

（六）柳诒徵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

（七）柳诒徵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

（八）柳诒徵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

（九）柳诒徵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不仅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

抗战期间第五战区 统一战线工作的片断回忆

丁毅忱*

抗日战争前，我在江苏肖县（现属安徽省）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任校长，同时负责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交通点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寇以其精锐长驱直入，很快就侵入山东腹地，鲁南吃紧，徐州告急，所有学校基本上都关了门。乡村师范的师生纷纷请缨杀敌，有的要求去延安等地。我把这一情况向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汇报以后，他指示我留在徐州协助他做第五战区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后来我先后以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肖县指导员、国民党肖县县党部特派员、肖县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非常服务团团团员等公开的名义，在边区特委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当时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所开创的那种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耳闻目睹的军民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情景，至今我仍时时萦绕于怀，爰作片断回忆。

一、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五日将《中国共产

- 时任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肖县指导员、主任委员，现任江苏省民革副主委。

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蒋介石也于九月二十三日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形成，但在全国各地如何具体贯彻执行，中共党组织如何由地下转为公开，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合法形式来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等等，都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国民党各级党政军部门内部根本不承认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件事，还是继续弹着“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老调，情况十分复杂。第五战区也不例外。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及发展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活动范围，当时是在第五战区的辖区以内。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为了在第五战区内打开统战工作的局面，曾从多方考虑社会关系，终于认定李宗仁待若贵宾的刘汉川是一个恰当的关系。刘是肖县人，原名刘云昭，与我家是世交，与郭子化也是熟人。郭子化终于通过他的关系，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见面并举行了会谈，共商第五战区抗日大计。就李宗仁方面来说，由于桂系与蒋介石素有矛盾，加之日寇压境，大敌当前，如能取得中共的同情和支持，对第五战区的抗战将会利多于弊。因而李当时的态度也比较积极，谈判达成了四项协议，李宗仁表示：（1）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2）同意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允许在徐州设立中共办事处公开活动；（3）同意发动人民抗日，贯彻“全民抗战”主张；（4）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聘请郭子化为该会委员，等等。

协商成功后，特委机关遂由鲁南山区迁入徐州市北关牙税局为公开活动地点（实际上只是半公开）。为便于开展工作，郭子化同志则以“社会贤达”的面貌出现社会。党在第五战区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此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二、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诞生

郭子化与李宗仁达成四点协议后不久，作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产物的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区动委会）就应运而生了。

战区动委会的主任委员由李宗仁亲自兼任，秘书长是刘汉川，组织部长是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夏次叔，副部长是徐州市民教育馆长赵光涛，战勤部长是李明扬。由于当时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挂名，具体工作全由总干事抓，而掌握组织部门又是在战区各县开展统战工作的关键，因此，赵光涛副部长推荐郭影秋任组织部总干事，不久郭又当选为动委会常委，同时又是战区动委会中共的党团组织书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边区各县中学都已关闭，学生包括我们肖县乡师同学聚集徐州。我即建议郭子化同志提请战区动委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训练，编入第五战区战斗行列。不几天，李宗仁即应徐州青年抗日团体要求，在徐州中学举办第五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招收学员三百余人。学员基本上是边区各县中学和师范的学生及其他抗日青年。学习时间三个月，一九三八年二月结业，班主任是雷宾南（原广西教育厅长，进步人士）。这时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郭影秋同志把战区青年训练班三百余名结业学员组成十一个工作团，每团安排几个共产党员，分别派到各县去开展工作。各县动委会主任委员名义上是国民党各县县长兼任，但实际工作由指导员负责，党的统战政策完全可以通过各县动委会一直贯彻到区、乡基层中去。在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虽然有摩擦，有斗争，而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都可通过总动员会以公开合法地位派往边区各县，深入到群众中去作抗日宣传和统战政策宣传，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当时先后来过徐州的社会名流、学者如许德珩、章乃器、张今铎（张语还）等的演说和活动，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也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战区动委会成立后，第五战区所辖各县首先响应郭子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是肖县县政府行政科长王雪琴和财务科长彭笑干，他们非常赞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民抗战”的方针。适值 C·C 派来的县长姚雪怀弃官逃走，在郭子化同志推动下，由彭笑干提议推举王雪琴继任县长，笑干仍留县政府襄助雪琴先生工作。他俩都希望我再回肖县县党部去，负责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的工作。这个方案经刘汉川先生积极推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同意任命王雪琴为肖县县长，彭笑干为县政府秘书，另由战区动委会任命我为肖县指导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同时任命我为肖县县党部特派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们接到命令后便一同回到肖县县党部，开会建立肖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在会上我又被选为肖县动委会的主任委员。但选出以后没多久，我奉命调回徐州，动委会的实际工作由纵翰民、孙叔平（原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已于一九八四年逝世）、李中道等几位委员负责。他们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如铲除汉奸，肃清土匪，培训抗日骨干，建立民主政权等等，为沦陷后打击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八年春，战区动委会又派出由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毕业的二十名学员组成的工作团，由团长曹鹏率领到肖县，全团成员分别隶属于县动委会各组，增强了骨干力量。

其他各县如铜山县的曹寅甫，沛县的冯子固，丰县的董玉

珏，宿迁县的黄楚白等人，与郭子化同志皆有老关系。因此，各县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都很活跃。

三、潢川青年军团

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学生军团（简称“潢川青年军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在徐州成立。它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第五战区取得的成果之一。

青年军团成立后即开始招募成员。由于招募的条件很宽：不问年龄、性别，不限学历、信仰，不论职业、资历等条件，就是要坚决抗战，凡愿意坚决抗战到底者均可参加（虽然要经过考试，但试题非常简单）。当时从东北关外，平、津、冀、鲁、京、沪各地流亡到徐州的青年学生和机关团体，正苦于杀敌无路，请缨无门，遽闻招募，无不喜出望外，因而争先恐后，踊跃报名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其中，有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参加的，有整个机关、团体参加的，也有祖孙三代一起参加的，在流亡青年中，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所以，山东籍的特别多。不到几天，报名者达五千人之多。

青年军团的团长由李宗仁将军兼任，副团长张任民，教育长潘宜之，军训处长郑昌九，政训处长黄季陆，刘士衡，宣传科长王深林。在教官中，有中共派来的地下党员匡亚明（现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佟子实。地下工作者刘仲容也奉派到团里协助李宗仁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随着战局的发展，青年军团于十二月中旬从徐州开往河南潢川县。临出发前，在原江苏省立徐州第十中学（现徐州第一中学）大操场列队，李宗仁将军绕场一周检阅完毕后登台讲话，从

当前战局讲到他个人的抗战决心，强调“要全面抗战”，“国共两党要合作一致对外”，但必须“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并表示他自己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并提出“要严明军纪，反对逃跑”等等。后来知道最后这几句话是针对韩复榘说的。他的讲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李宗仁是真正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影响所及，使得一些民主人士、记者、作家、中小学教师以及淮阴抗日宣传队的全体成员、平津流亡同学会、民先队的部分成员，都一起随团前往潢川。

青年军团到了潢川之后，经常邀请到潢川的名流学者如黄炎培、黄季陆、顾孟余、陈豹隐、梁漱溟、何思源、杜重远等人去作专题演讲。其中，黄炎培、杜重远较受欢迎。陈豹隐是蒋介石的御用经济学家，在潢川讲了三天“国防经济学”，没有讲稿，但条理清楚，大家都觉得他很有学问，但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听了有反感，认为他那一套是虚伪的。梁漱溟在演讲中谈到“中国必亡，因为没有工业”，队伍中当场就有人发出了“梁漱溟先生讲的是不是汉奸理论”的喊声。还有一位从武汉来的军政部要员在演讲中说他反对“改善士兵生活”，引起大家极大的反感，但又莫可奈何，因为他是实权派，说话算数。同时大家还意识到，此人的到来是蒋介石将插手青年军团的信号，学校形势将起变化，民先队的活动从此就不再公开了。

青年军团的创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国民党政府不拨给经费。李宗仁将军不得已将广西办民团的钱拿出来，才把它维持下来。其次是由于青年军团的政治空气浓厚，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疑心李宗仁想借抗战之名拉拢青年培植私人势力）。他给青年军团派了一位姓潘的教育长，并带来了一些军统特务。他们到潢川的第一件事，就是涂掉了街上“反对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汉奸”的大标语，气焰十分嚣张，迫使团内的进步力量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后来，他们还企图把青年军团编入“中央军校”系统，或者改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二团”，否则，不准继续招生。李宗仁见势不妙，决定让学生提前毕业，并宣布结业后不再续办，以此来与蒋介石相抗衡。

一九三八年五月，学员结业，颁发了由李宗仁签署的毕业证书。分配原则是，各人回原所在省去工作，并根据本人志愿分编为几个队：江苏队队长窦雪岩，山东队队长匡亚明，河南队队长郝惊涛，安徽队队长张劲夫。据肖县学员董正畴回徐州后对我说，江苏队后来改称为“江苏抗敌工作团”，共七百人，从信阳上火车，五月十三日回到徐州，李宗仁检阅了一次并讲了话，主要是申明保卫徐州的决心，声调十分沉重。以后，抗敌工作团就到苏北睢宁一带活动去了。

四、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创建

第五战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因李宗仁将军坚持全面抗战的开明作风和郭子化同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善于采取灵活的办法，很快地就打开了局面，但斗争是极为复杂的。

李宗仁将军在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时曾发出过“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言论，实质上与郭子化同志提出“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日战争发展成为全民抗战”的号召不谋而合。但在长官司令部内也有对立面，一方是以参谋长为代表的积极支持国民党右派的观点，另一方是以机要秘书夏次权为代表的积极支持中共的主张。诸如双方在各

县县长更迭和确定各县动委会指导员的人选上都有争执。在“是政府抗战还是全民抗战”的指导思想上，斗争更为激烈。“武装群众”四个字也不能提。我们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们说“到底”两字不能提，提了就是对政府不信任。诸如此类，随时随地都有斗争。问题都集中到李宗仁那里去解决。我们考虑到夏次叔是留美学生，思想进步，虽然支持我方观点，但他在司令长官部的职务低，影响不大，旧官场中“人微言轻”，难以取得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很多问题是通过李明扬和刘汉川去向李宗仁做工作，结果都很有成效。

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事，经过几番斗争，始终无法解决。虽然在中共鲁苏地方党委协助下，成立了第五战区游击司令总指挥部，以李明扬为总指挥。李当时还在边区各县加委了不少游击司令，但国民党是坚决不允许中共或其他进步力量组织抗日武装的，一旦违反他们的禁令，他们就抓人缴枪。郭子化同志针对这一现实，与李明扬反复交涉，费尽唇舌，最后才批准给中共一个公开活动的“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并发给了枪支弹药。在成立第二总队时，还给了三千元的经费。

李明扬先生是安徽省肖县人，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与中共有长期的统战关系。早在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副师长兼第二十六团团团长时，蒋介石指令逮捕该团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王尔琢等十余人，他拒不执行并赠送了两千元路费把王等放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将同志们掩护撤离，但自己没法走，李明扬曾通过徐彬如送给周恩来同志五百元路费。第五战区成立时，他任徐州行政督察专员，后又兼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是地方实力派。搞上层统战全靠李宗仁是不够的，有些具体问题，必须取得李明扬的支持。又

如，中共在徐州设办事处公开活动一事，虽然李宗仁批准了，但蒋介石根本不会同意。在郭子化同志身边的中统、军统特务如毛，直到徐州沦陷为止，都是李明扬派武装便衣暗中保护的。

五、慰问台儿庄军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国民党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任命我为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团员。一九三八年二月，行政院派参事曹仲植率团员秦霆宇、曹觉民、江汇泉、毕铁帆、李振鹏等十余人，从武汉来徐州慰问第五战区军民。他们白天访问，晚上就打电报向武汉汇报。三月份台儿庄会战开始，他们为行政院长孔祥熙搜集军事情报。由于他们每天发出的前线战报中所反映打胜仗的部队都是西北军孙连仲、东北军于学忠、川军孙震、滇军卢汉等杂牌军，而没有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蒋介石看后在盛怒之下，下了一道手令：“今后再不准曹仲植打这样的电报。”其实，曹仲植虽然是为孔祥熙服务的，但电报所反映的情况都是事实。

台儿庄大捷后，曹仲植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率服务团前往台儿庄慰问军民。我既是服务团的团员，同时又以第五战区动委会派出的向导的身分陪同前往，徐州专署派出的保安副司令董铎也和我们同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给我们派来了一辆大客车和一辆吉普，两天才到达孙连仲和第五十一军于学忠以及第六十军卢汉的指挥部所在地、距台儿庄很近的车辐山。这里老百姓都跑光了，遇到的都是些村干部和留在家里看门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孙连仲的战绩说：“没有孙连仲就没有台儿庄。”“没有池峰城就没有台儿庄！”据说，当四月一日敌冲入寨内，双方短兵相接，展开巷战，我军损失十之七、八，全寨失去四分之三

时，孙连仲接到李宗仁“援军（指汤恩伯部）即到，死守待援”的电令时，坚决命令池峰城组织敢死队反攻，逐屋争夺，卒将失去阵地大半夺回。汤恩伯军团由四户、大小良壁向敌人侧击时，双方死伤众多，在运河以东、洳河以西四十平方公里狭小地带内反复攻夺，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战斗之惨烈可以想见。四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曾亲自到车辐山视察并召集军队将领会议，面授机宜。

慰问团一行于五月上旬末辗转到达邳县重镇运河车站，由董铎召集地方有关负责人会议，请曹仲植代表行政院对战区军民表示慰问，并商讨了赈济事宜。

六、邳县人民支前的壮举

台儿庄会战的战场，百分之七十在邳县境内。邳县县城离台儿庄三十公里，离前线仅十五公里，这里还是军用物资集散的后勤基地。在慰问过程中，我们获悉邳县动委会在战前战后做了不少工作，充分发挥了“全民抗战”中人民支援前线的作用。

会战开始前，县动委会负责人栗培元鉴于日寇在战场上奸淫抢掠，杀人放火的暴行，曾派出工作队动员回乡群众向后方撤退，以保安全。据说，在撤退时，不论贫富，地主也好，资本家也好，都痛感国破家亡之苦，生命危在旦夕，谁都无心去管身外之物。因此，家家户户都是把门一锁就走。有的开明地主和资本家说，山河破碎，何以家为？只要有利于抗战，国家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决不吝惜。邳县商会会长是一位爱国心切的人士，当他下令各大小城镇商店一律撤退时，各商店老板都是把门一锁就走，毫无留恋。县党部的一位委员说，一天晚上，他到街上巡

视，看到一家大商店的门没有锁，进去一看，货架上的海参等等京广干货摆得很整齐，无人趁火打劫。这都反映出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决心。

会战开始后，县动委会迅即将已组织好的宣传队、担架队、卫生队、运输队一一开赴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战地宣传、救护等工作。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县动委会竟能把全县所有的牛车一万多辆组织起来，自备干粮草料，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赶来，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和敌人炮火的危险，日以继夜，源源不断地将集中在运河车站的大量给养、弹药送到前线。沿途人畜被炸死炸伤、牛车被炸毁者，不计其数。然而，后方运输人员毫不气馁，毫不畏缩，仍然前仆后继地照常运往前线。

台儿庄大捷是所有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换来的，也是与邳县人民对军队的血肉支援分不开的，同时也启示人们对“全民抗战”方针的深刻意义的理解。

七、肖县军民的英勇战斗

台儿庄会战告捷后，日军继续以重兵从南北两路包抄徐州。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进犯肖县。一路由蚌埠经濉溪口侵入肖县县境，一路由蒙城北犯，攻陷永城后以一部沿肖永公路急进，一部在砀山与由金乡、鱼台南下之敌会合攻陷黄口后，沿沙河及肖黄公路继续南进。

李宗仁将军获悉上述情况后，急从徐州抽调第一三九师李服膺部去肖县担任守备。李部到达后，王雪琴县长集中县常备队及武装警察配合该师在城西老虎山、城北凤凰山、城东龙山一带城郊占领阵地。五月十七日，日军一连向老虎山发动九次攻击，被

打得尸横遍野，终未得逞，乃转攻我凤凰山。双方激战之际，不料城东龙山阵地失守，敌居高临下，以火力封锁我城内交通要道，严重威胁我军的机动，我老虎山、凤凰山守军和县属团队因伤亡奇重；被迫退守城厢，用砖石堵死城门，凭借城墙浴血奋斗。王雪琴县长为激励守军，发出了“誓与县城共存亡”的悲壮号召。战至十八日凌晨，城破，敌蜂拥而进，李师长坚决命令“把敌人打出去”。后来在转移过程中，王雪琴县长和耿继贤队长等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破城后，逢人便杀。县城四关未逃脱的军民，不问男女老幼，悉遭杀害，十数日路断行人。日军各路在向肖县进犯途中，烧、杀、淫、掠，惨绝人寰。据说仅城东牛眠、城南房庄两个村庄被集体枪杀者即达千余人。由于县动委会发动群众的工作比较深透，日军侵入肖境后，处处遭到我游击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抵抗与袭击，特别是五月十五日由濉溪侵入肖境之敌，在徐圩子附近时，我西北军刘汝明部官兵挥舞大刀从西门杀入，经过一天一夜的巷战，一直把敌人逼到东门外的徐家祠堂，给敌以重大的杀伤。肖县县城在付出两千多军民的鲜血后沦入敌手。

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

抗战中的“抗敌青年军团”

宁 太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凌晨，徐州中学的校门前已是人潮拥挤，足有一、二千人，他们都是前来报名参加“抗敌青年军团”的。我们用十多张长桌排列在教室的走廊上作为“报名处”，我负责第一桌。记得第一个报名的是杜云五（即忽秉初），他在报名表上写了“忽秉初”三个字。这个姓很少见，我忍不住问：“你姓忽？哪里来的？”他爽朗地说：“我叫忽秉初，弟弟忽秉坤，妹妹忽秉懿，徒步奔走了三天两夜，由安徽赶到这里来的。”忽秉懿抢着说：“要不要证件，哪天考试？”我答道：“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你写个名字就算参加了，不要考试。”

报名从早晨七时开始，一直到下午七时结束，中间一点没休息。短短两天时间，报名参加的已有五千多人。他们被编成五个大队，一、二、三、四大队是男生，五大队是女生，大家互称同学。论资历，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有中学校长、教师，但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彼此之间有的是师生，有的是父女，叔侄翁婿都有，至于兄弟姐妹有志一同的，更是不胜枚举了。

报名结束后，“抗敌青年军团”的全体学员在徐州北站上了火车，顺着陇海铁路直往西开去。同学们兴高采烈，一路上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火车出了商邱站不久，就传来震耳欲聋的嗡嗡声，火车立刻停了下

来。不知是谁在吼叫：“飞机！日军的飞机！”这时，云层里果然出现了十多架日军的飞机。疏散的命令立即下达了，同学们纷纷往车下跳，向雪野里四下奔跑。“翻穿军装，卧倒！”指挥官大声命令着。同学们慌忙脱下灰色的棉军装翻过来穿好，一起卧倒在雪地上。约莫五分钟左右，云层里已不见飞机的影子，嗡嗡声也渐渐消失了，队伍中不时传来一阵阵咒骂声。这场虚惊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又重上火车，继续西行驶往开封。以后就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地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潢川。

潢川是河南省的大县，地形特殊，有两座县城，所以潢川又叫双城。到了潢川之后，我们又重新改编，我编入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一、二、三、四大队在北城，第五大队——女生队住南城。我班有两位同学，原是我初中时期的老师，一位叫杨钰如，一位叫朱照天。

改编之后便正式开训了。开训典礼由张任民将军主持，教育长潘宜之、政训处长黄季陆等要人都训了话，内容是要我们专心学习，报效国家。

“抗敌青年军团”的训练十分严格，课程以学科与术科并重。每日早晨五时起床，集合操练，在雪地里摸打滚爬，不少初入军营的青年，头两天搞得手忙脚乱，叫苦不迭。每日三餐吃糙米饭，青菜萝卜，有时有一点点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受训期间，连一块钱的薪饷都没有，但当时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认识，抗日是应尽的神圣义务，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为了抗战，连生命都要奉献给国家，所以没有人去计较什么待遇。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们受训期满，我志愿分到江苏实习大队，大队长是曾任砀山县长的窦雪岩。一千多名同学分为三个中队，每队三百余人，男女都有，我在第三中队。我的老师杨钰

如，同学胡爱德、张云霞等都在第三中队。该队男生较少，只占三分之一，其余二百二十多人全是女生。我们大队大都是徐属八县的人。听说，其他队有的去武汉，有的去大后方，只有我们江苏实习大队开往前线。当时徐州近郊已发现了日本鬼子，但大家士气都很高昂，男同学说，我们应该回去保卫家乡。女同学说，我们个个都是花木兰，杀敌拼命不会输给你们男生的。

五月九日早晨，我们从潢川开拔，不久上了火车，在郑州、开封都耽搁了一会儿，直到五月二十日上午，才到砀山站。十点钟，我们集合在火车站前，窦大队长宣布说：“徐州近郊战事激烈，火车到砀山为止，我们江苏实习大队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徒步前往徐州，一条是原车折回后方。我将与第五战区长官部联系。”不等窦大队长的话说完，大家已吼叫起来：“我们到徐州去，决不折回后方！”窦大队长说：“别逞血气之勇，你们都是家乡子弟，我有责任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这样投入战场，等于羊入虎口。”“我们不怕！”又是一片吼声。窦大队长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三个中队，分三梯次前进，一、二中队暂缓行动，三中队女同学多，先行出发。”于是，我们三中队用过午饭后，便开始沿着陇海铁路向东走，并连夜赶路。第二天下午，抵达黄集车站时，已隐隐约约地听见沉闷的炮声。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军侵入徐州，北关和东关还有断断续续的枪声，子房山一带浓烟冲天。这时已近黄昏，街头烟雾弥漫，视线逐渐模糊。我们不敢盲目往市内推进，便迂回南走，绕过燕子楼，奔到云龙山，遇见一支政府军队正沿着云龙山南麓向东南移动，我们便跟着前进。到了潘塘地方，已是深夜十二点了，政府军队没有停留，依然向东走去，我们跟不上了，尤其是女同学，个个盔歪甲斜，有的已倒在路旁。我正想下令休息片